

《老乞大》、《朴通事》被动句研究

金 御 眞*

<目次>

I. 引言	3. “吃”(“喫”)字句
1. 关于《老乞大》《朴通事》的概述	4. “着”(“著”)字句
2. 研究思路	5. “教”(“叫”)字句
II. 《老》《朴》中的被动句	6. “与”“给”字句
1. 关于被动句的来源	7. 其他
2. “被”字句	III. 结论

I. 引言

1. 关于《老乞大》、《朴通事》的概述

《老乞大》、《朴通事》(以下简称《老》《朴》)是为高丽(朝鲜)人学习汉语而编撰的教科书,成书于14世纪,并且在14世纪到18世纪(中国元代—清代)之间经过多次修订,反映了汉语在三四百年间的变迁。这些教科书都力求用地道的汉语口语来写,而且是用当时通行的而不是已经过时的口语来写,所以它们是中国人研究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语料,当然,也是比较、研究汉语与韩语语法的重要语料。

(1)“乞大”是蒙古语的译音,就是契丹(指古代中国),“老乞大”就是中国通的意思(太田辰夫(1957),志村良治(1995))。传世的《老乞大》有多种

* 苏州大学 文学院 博士生

版本，重要的有《原本老乞大》、《翻译老乞大》、《老乞大谚解》、《老乞大新释》、《重刊老乞大谚解》等，下面我们作一简单介绍：

《原本老乞大》(以下简称《原老》)的原作者以及成书年代均未详。根据书里面的地点(高丽、大都、东京等)和元代语法的特征来看，其成书不晚于1346年，反映的是元代后期的北方地区官话。朝鲜朝世宗(1418~1450)刊行本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本子。我们这篇文章采用的是汪维辉(2005)编、中华书局出版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本。学者们推测这是16世纪初崔世珍翻译《老乞大》、《朴通事》时所参考的本子。崔世珍用世宗大王御制的《训民正音》给每个汉字注音，并用谚文将每句话翻译成当时的朝鲜语。

《翻译老乞大》刊行于16世纪(1507~1517年间)，崔世珍谚解，这是现存最早的《老乞大》谚解本。根据《李朝实录》成宗14年(1489)记载：1483年中国使臣葛贵等人对这《老》《朴》进行过修改。崔世珍在16世纪初翻译时依据的本子应该是这个修改本。

《老乞大谚解》(以下简称《老谚》)刊行于1670年，内容与《翻译老乞大》几乎相同，只有一些字体上的差异。本文采用的《老乞大谚解》上下的语言与《原老》已经有比较大的差别，大体上反映明初的北方口语，其中也许还杂有南方方言的成分¹⁾。

《老乞大新释》(以下简称《老新》)是朝鲜朝边宪编，刊行于1761年。此书承英祖之命而作，“逐条改证，别其同异，务令适乎时，便于俗”。这是边宪利用出使中国的机会在北京完成的，很可能请中国人审定过。在现存的《老乞大》各本中，这个本子是最贴近实际口语的。(比如书中的“阿哥”、“打(介词)”、“这回儿”、“呢”等词)

《重刊老乞大谚解》(以下简称《重老》)是李洙等奉正祖命编，刊行于1795年，为《老乞大》最后的版本。正祖认为前代英祖时改编的《老乞大

1) 《李朝实录》成宗14年9月庚戌条记载：“命召葛贵赐酒，”谓曰：“汝尽心教诲，予深嘉悦。”贵启曰：“俺南方人，字韵不正、恐有差误。”可以知道葛贵是南方人。

新释》太过口语化,所以有必要重修。有些地方被回改成《老谚》的旧貌(例如,《老新》的“吃”,又回改成“喫”)。

这四种本子的语言从大体来说,《原老》和《老谚》两种比较接近,《老新》和《重老》两种比较接近。从语法、词汇方面来说,后两者的语言接近现代汉语普通话。例如:

饥→饥饿→饿
休→不要
更→又、再、还
洗面皮→洗面→洗脸
时→若 就
待→要
省的一知道
喫→吃
行→前→前面
与、馈→给
者(句尾)→罢
疾快→快²⁾

(2)“通事”是“翻译”的意思,“朴通事”就是姓“朴”的翻译的意思。传世的《朴通事》也有多种版本,重要的有《朴通事谚解》、《朴通事新释谚解》。

《朴通事谚解》(以下简称《朴谚》)也有多种版本。先是有《翻译朴通事》,这是在1517年崔世珍的谚解本,为最早的本子,但是不全。显宗时(1677年)边暹等对《翻译朴通事》进行修改,形成了《朴通事谚解》上、中、下,它也是以1483年葛贵修改的本子为底本。

《朴通事新释谚解》(以下简称《朴新》)是《朴谚》的修订本。英祖时金昌祚等人编订,1765年由边宪等人刊出,《朴新》跟《老新》一样贴近

2) 这是我们收集的零散的例。更详细的内容参看汪维辉(2005)

口语，可以推想，《朴通事》旧本的成书也许略晚于《老乞大》旧本。

《华音启蒙谚解》是朝鲜后期的一部汉语教科书，由译官李应宪编纂，刊行于1883年(高宗20年，清光绪九年)。尹泰骏在《序》里表明：“旧有《老乞大》、《朴通事》、《译语类解》等书，而华语之各省或异，古今亦殊，使骤看者转相讹误，恐不无鼠璞之混，烛盘之谬，今李知枢应宪，取常行实用之语，略加编辑，名之曰《华音启蒙》。”它采用纯粹的口语，带有中国东北方言的色彩，多用俗字(咳(还)、哈(喝)、塘(趟)、多候(会)儿等)，讲一个商人的买卖经历等，内容没有《朴通事》等丰富，但是由于反映地道的当时的口语，可以算是早期现代汉语的资料³⁾。

2. 研究思路

上述不同版本的《老》《朴》等是本文所采用的语料，它们的历史顺序为：《原老》(约1346)→《老谚》《朴谚》(约1473年，葛贵修改的时候)→《老新》《朴新》(1761)→《华》(1883)，其朝代先后为元→明初→清初、中→清末。

这套原始资料是否完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汉语口语呢？我们认为既然这不是中国本土的资料，就不可避免有“华语之各省或异，古今亦殊，使观看者转相讹误”之嫌，但是各本的序里反复地强调“通话为主”，“为取常行定用之语”。根据他们谨严的态度，我们可以认为其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汉语口语，这是没有异议的。

我们的研究方法是：首先利用这几本近代汉语教科书整理被动句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情况，然后分析被动句的使用情况，且跟同时代的中国本土典籍中被动句比较，总结出这两部书被动句的时代、地域特征。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论及的被动句是有标记被动句，它们分别是带有“被”字的

3) 以上的内容是根据汪维辉编(2005)解题、志村良治(1995)、汪维辉(2005)的等文章整理的。

被动句,使用“着(著)”字的被动句,使用“教(叫)”字的被动句,使用“吃”字的被动句;此外,使用“与(给、馈)”字的被动句当事还没出现,但是这种语法化的趋势在书中已现端倪。

II. 《老乞大》、《朴通事》里的被动句

1. 关于被动句的来源

大家对汉语的被动句的来源的看法大概一致,主要有使役类、遭受类、给予类。

遭受类:被、吃(喫、乞),蒙、受、荷、遭⁴⁾

使役类:教(叫、交)、让、着⁵⁾

给予类:与(给)

这些原来的动词的演变过程都经过语法重新分析:连动化→动词主次化→语法化。语义的演变也需要经过三个步骤:语法源义发展阶段→语法义发展阶段→(语法源义消失)语法义强化阶段。每个阶段都受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主观推理的影响。这两个过程(语法重新分析、语义演变步骤)都是相辅相成的,先后或者同时发生。(邢志群(2003))

2. “被”字句研究

元代,“被”字句的发展已至顶峰。“被”字句的发展阶段,首先由“被+V(=V+V)”式开始,早在六朝,“被NV”、“被N所V”式就已经出现。隋唐

4) “蒙”“遭”“受”“荷”等的字,曾经有过被动标记词的时期,但是没有完全虚化为介词,现代汉语里面已经词汇化了。这一类词是汉语动词中封闭的类型。搭配的词也有限。参看王一平(1994)。

5) 对“着”字的被动标记化过程有异议,参看冯春田(2000)403页,郑宏(2006)等。

时，V后经常出现补语、宾语、连谓结构、和处置式的结合，甚至“被”字句本身的分化(为使让义、原因义)。这一系列的演变宋代已经完成。

《老》、《朴》里面“被”字句，共有15个例子(《老》、《朴》的不同版本的同一内容部分的“被”字用例算一例)。

这些例当中最突出的是《原老》、《老谚》的主动句、受事主语句等的句式后来被《老新》、《重老》换成“被”字句，大概是为了文章的通顺而改。改了以后，主次分明。明代本子的这样的变化大概与被动句当时的普遍、大量使用也有关系。参看下面的例子。(元—明)

- (1) a) 父母的名声辱么了时，别人唾骂也。(《原老》89)
b) 若把父母的名声玷辱了，就要被别人唾骂了。(《老新》)
- (2) a) 那个人射的昏了。(《原老》22)
b) 这客人被贼一箭射的昏了。(《老新》)
- (3) a) 看那人家墙壁都倒了。(《朴谚》)
b) 村庄人家的墙壁大半都被水冲了。(《朴新》)
- (4) a) 来时节，到迁民镇口子里，抽分了几个马，到三谿县抽分了几个马。(《朴谚》46)
b) 我来时节，到山海关上，被他抽分了几个去。(《朴新》)
- (5) a) 小人昨日张少卿的庆贺筵席里到来，好哥哥弟兄们央及我，烧酒和黄酒多吃了，生果子也多吃了，来到家里害热时，把一身衣服都脱了，着这个小丫头们打扇子。(《朴谚》)
b) 小弟昨日在张少卿的庆贺筵席上，被好兄弟们劝我，多饮了些烧酒、黄酒，生果子也多吃了些，来到家里就害热……(《朴新》)
- (6) a) 那瓦水润了，无些劲。(《朴谚》)
b) 那些瓦被水浸多时，不坚实。(《朴新》)
- (7) a) 库房柜子里放的米都吃了，我的衣裳、被儿、包袱都咬了，恨的我没是处。(《朴谚》)
b) 库房里放的米都被他吃了好些，柜子里装的衣服也被他咬破了好些。(《朴新》)
- (8) a) 前日三更前后，贼入来，把我两三年布施来的金银钞锭，都偷了将去。(《朴谚》)

- b) 不料前日三更前后, 被贼进来, 把我两三年化来的布施金银尽行都偷去了。(《朴新》)
- (9) a) 行者油煎的骨头都没了。(《朴谚》)
b) 行者被油煎的骨头都没了。(《朴新》)
- (10) a) 这般过当的期间里, 二个挟仇的人, 却点馈那个官人。(《朴谚》)
b) 被一个挟仇的人, 告诉了他的主人。(《朴新》)

还有为了文章主语整齐, 加“被”, 同时表示“原因”义的:

- (11) b) 被一个贼到那里见了, 则道是腰里缠带里是钱物, 生起歹心来, 就那里拿起一块大石头投那人头上, 打了一下, 打出脑浆来死了。《原老》

以上各例里, a) 里都没有用带“被”的被动句表示, 到 b) 里都分别成了带“被”字的被动句。

这个例子, 谓语部分都分别由几个VP构成, 很松散, b) 里的“被”字好像是已经从单纯表示施事的介词分化出来的某种标记。

再看“被”字出现的环境: 我们观察到的用例中, 谓语动词有单纯动词(1例), 也有连谓结构(4例), 谓语动词后面带附加复杂成分的(时态助词“了、着”, 时量补语, 趋向补语的结构共5例, 有后面带受事宾语(与主语一致)、领属宾语(3例)的, 也有跟“把”字结构一起使用的。“被”的宾语大部分都表示“人”, 为“贼”的有4例, 为动物的1例, 为事物的3例(水、油), 省略的1例。

大部分的“被”字结构都是充当谓语, 充当定语的仅两例。

还有“不料”与“被”结合强调表达“不料”义的例(8)。我们推想, 如果这个句子中的“被”前面的受事主语不出现, 如果除去“被”字句也没有什么大碍。这个“被”字好象为了强调“不料”义而加的。

- (12) a) 不觉有贼人入来本家东屋内, 偷盗去布一百匹(《朴谚》)

b) 小人家下被贼窃去布一百匹。(《朴新》)

这个例《朴谚》的“不觉”又在《朴新》用“被”字句来表达出来。《重老》、《老新》里的“被”字句与同时代的“被”字句拥有共同点⁶⁾。

另外，在“被”和谓语中间出现了状语嵌入现象，例(8)嵌入的是“尽行”、“都”等程度、范围副词，例(13)嵌入的是“冷铺里”(处所状语)。

(13) 又一个小厮，半夜里起来，煤场里推煤去时节，被巡夜的拿着冷铺里
监禁着 《朴谚》

上述例证除了例(4)以外，对主语来说都是“不幸”，“意外”的事情。

3. “吃”(喫、乞)字⁷⁾

“吃”字被动句产生的时代，正是汉语被动句成熟时期，因此“吃”字被动句出现不久，也就赶上了被动句式复杂或严密化的潮流(均为冯春田(2000)的例)。

- (1) 吃箭川(穿) (敦煌变文)
- (2) 吃他拖逗 (柳永《红窗回》)
- (3) 吃人议论 (《朱子语录》)
- (4) 妻子都吃杀了 (《皇明诏令》)
- (5) 郭威吃董璋争了这功 (《新编五代史平话》)

6) 参看唐钰明(1988)

7) 乞与吃可以看作是同音关系的同源词。许仰民(2006年309页)通过对金瓶梅《词话》全书考察，发现乞、吃两种被动句式并存，有相同的语法意义与语法作用。二者的生命都是很短暂，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近代后期都被淘汰。“乞”仅存于现代汉语南方方言中。
又、《单字解》“喫、喫饭、又被也、喫打、字虽入声而俗读去声，或呼如上声，俗省文作”吃“

例(1)是很相似“遭”字句,但是(2)-(5)是典型的被动句。

卢惠惠(2007:105)认为:“吃”字句(“乞”字句)主要通行于山东、江苏、浙江等有方言倾向的作品中(《清平山堂话本》、《二刻拍案惊奇》)。

在这些地区的口语中,“吃”、“乞”与“被”平行使用,但始终没有动摇“被”字句的主导地位。“吃”字句带有口语性、俚俗性,适应面也要狭窄得多,所联系的动词大多限于“打、骂、埋怨、缠坏、笑话、拿”等。在句法结构方面,主要有NP+吃+NP+VP,其中VP后不再带有宾语。

再看《老》、《朴》的例证:

- (1) 定然喫三下。(《原老》)
 喫打三下。(《老谚》)
 喫打三下。(《老新》)
- (2) 有些事时喫打。(《朴谚》)
 家中若有差失,我回来定要打的。(《朴新》)
- (3) 那一日喫了一跌,额头上跌破了。(《朴谚》)
 那一日吃了一跌,……(《朴新》)
- (4) 喫了一跌,把鼻子跌破了。(《朴谚》)

我们发现《老》《朴》中的“吃”字句远没有《金瓶梅》等中的丰富,但基本保留宋代“吃”字句的原样,⁸⁾例(3)(4)是完全是遭受类动词的形式。例(2)被动句在改为主动句。不见“乞”字句。

4. “着(著)”字被动句⁹⁾

近代汉语中“着”字的义项很多。¹⁰⁾这些用法的“着”字句在《老》,《朴》

8) “吃”字句《金瓶梅词话》中共89例,占被动句式的15.2%。《词话》的“被”字式,“吃”字式谓语均带宾语。

9) 《单字解》“使之为,例如“着落”、“着地”。

10) 《元语言词典》“着”条[zháo]①中;受。②承当。⑧适当。④值得。⑤够;达

里大都已经出现。

有关“着”字被动句的源流问题，大概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着”引进施事的用法来源于动词“着”的遭受义(马贝加，(2003)、吴福祥(1996)等)，拥有跟其他“遭受义”动词(例如，遭、受、荷、蒙等)一样的发展途径。《唐五代语言词典》里面只提“挨”、“受”义。“着”字被动标记用法大约唐代开始。(郑宏，2006，30)但是非常少见。我们对《王梵志诗校辑》进行穷尽式考察，发现无一例被动用法，也没有一例遭受动词用例。

(1) 一朝著病缠，三年卧床席。(寒山诗《三百零三首》郑宏例)

例(1)的“著”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理解为“遭受义动词”——“遭到疾病的纠缠”；一种解释是，理解为“介词”——“被疾病纠缠”。跟“武帝著邪道，不识正法。(《坛经》，郑宏例)”相比，例(1)“着+N+V”结构当中“缠”可能接近“核心词”。“著”本身(跟其他遭受类动词——“受”、“蒙”、“荷”、“遭”一样)具有“受动义”。但是我们认为它的转化为“被动标记”要等“着”字“使役句”大量使用以后才能完成。它一边受到“被字句”的直接影响走向“完善”的路，¹¹⁾一边跟着“教”字使役句的路线，通过重新分析为被动句式。另外的一说是：“着”字被动句是由使役句转化而来的，跟“遭受义”动词只有语义继承关系。冯春田(2000)指出这与“着”的其他义项“用(以)”有关系。

他指出“着”表示使N进行或者有某种行为，它和引进行为工具等的“着”，应该是同源异说。用于介词语法位置的“着”进入兼语式使动词的位

到。⑥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有结果或达到目的。⑦被。[zhu6] ①接触。②切近。⑧在。④添加。⑤用。⑥叫，让。

冯春田(2000)“着”(1)在近代汉语里引进动作行为实施后设计(附着或到达)的处所。(2)“着”字结构在谓语前，表示动作行为实施发生的处所(相当于“于”，“在”)。(3)在谓语前表示动作行为的工具或所凭借的事物以及行为方式等(以，用)。(4)又与表示“使役”语法意义的“兼语式”以及被动式有关。(相当于被“叫”“让”)

11) “遭受类”动词的句式要看马贝加的论文：遭受类动词+V—遭受类动词+N+V—V的复杂化(补语的添加，兼语结构化等等)

置,从而形成“着+N+VP”的兼语式¹²⁾。

我们认为这个想法有点片面。从“遭受义”的“着”字句演变来的被动句,唐宋时期已经存在。唐代已存在¹³⁾表示命令的“着”字。香坂顺一(1992, 336)说唐宋时期“着”表示命令(上级一下级)以后扩大到一般人。“着”字使役句唐宋时期出现,唐宋以后普遍使用了。例(2)–(9)就是这样的例证。这些“着”字还拥有比较强的实词义。如果“S+着+N+VP”形式里V是及物动词,比较强的行为动词的话引起“著”的句子里的特点不突出,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特征也不明显,在词义上更加虚化,再加上当主语空缺时,很难判断是主动还是被动。使役和被动的区分不在客观事物本身,而是基于主观判断。¹⁴⁾例(7)、(9)如果离开上下文独立出来的话,就很难分辨。

跟被动句的来源有关系的句式如下。

- (2) 着两个拉马去罢。(《老新》)
- (3) 著这老的看着者。(《原老》)
- (4) 著两个看行李。(《原老》)
- (5) 我著孩儿每做些饭与你吃。(《原老》)
- (6) 先著两个赶著马那里放去。(《原老》)
- (7) 着牙人先看。(《老谚》)
- (8) 你着一个伴当跟我去来。(《原老》)
- (9) 文契著谁写。(《原老》)

12) 冯(2000)举的例:“着墙板当着墙头栓的牢着,着石杵慢慢儿打不要忙,着他下工夫打,介词“着”和动词“着”的混用。他指出,介词“着”在兼语式里变成动词“着”。我们认为:“使”“着”都有“使用”“以”义,他们好像介在动词与介词的中间。它们都用于连谓式,也用于使役句。后来“使”偶尔有被动用法。

所以可以假设“着”字的“用”义后来转化为使役动词。但是我们查的元明之间的资料当中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断说。

13) 郑宏(2006):“从一朝著病缠,三年卧床席。”(寒山诗)等的例子看这个句子可以说“被疾病纠缠”,也可以说“遭到疾病的纠缠”“著”是介词还是动词的看法可能因人而异,但是还是倾向于“介词”说。“著”后面的“缠”是动作性比较强的动词,动摇了“著”句中的主要地位,因而促成了“着”字词义的虚化和对它重新分析的发生。

14) 郑宏(2006)引用太田辰夫(2003)229页。

- (10) 你馈我招一遍儿，我那几日著那小厮招来一会打顿著挠破破了。(《朴谚》)

例(10)的第一个“著”和第二个“著”可以分别解释为“使役标记”和“被动标记”。

- (11) 着几个帮闲的陪着，往大酒肆里坐下，不爱银子多少，把酒肉吃饱了。(《老新》)
- (12) 教些帮闲的泼男女，狐朋狗党，每日穿茶房，入酒肆，又常到婊子家里去，胡使钱。(《老新》)
- (13) 教那弹弦子的谎精们捉弄著，假意叫几声“舍人公子”，便开手赏赐罢。(《老新》)

例(11)是“使役义”、“被动义”两可的状况。但是跟《老谚》的同一部分，“着几个帮闲的盘弄者，先投大酒肆里坐下”比较的话，就发现“被动义”更浓厚；与(12)(13)的“教”字句比较，也可以解释为例(11)是被动句。(11)(12)(13)三个例子，看起来较松散，是连动形式里的一个部分。(这类句子意义上接近被动句，甚至句式上也有进一步演变为被动句的可能，或者与被动句合流的趋势。(冯，2000)

以上三个例子表示的意思，对主语所指对象来说都是不利的情况(这是现代汉语里常见的情况)。

下面是“着”字隐退的例子。

- (14) 明日著人骂去里。(《原老》)
- 明日著人骂。(《老谚》)
- 明日惹人骂了。(《老新》)

这一例的“著”性质不太清楚。《老新》里改为“惹”了。“去里”是助词。《宋语言词典》“著人”条里把“著”解释为“惹”，就是“引起”“惹起”的意思。

这样的话,“明日著人骂”在《老新》编撰者看来还是致使义吧。

- (15) a) 觑那射著的弓手。(《原老》)
b) 看那被射的弓手。(《老新》)

这里的“著”是“中”的意思。

- (16) 著牙子先看。(《原老》)
教牙子先看了。(《老新》)
(17) 文喫著谁写?(《原老》)
文喫教谁写?(《老新》)

以上两例的《原老》里的“著”都在《老新》里换成“教”,可能清初口语里,用“教”字更自然。

- (18) 著我宿一夜。(《原老》)
容我宿一夜。(《老新》)
(19) 这马都卸下行李,松动肚带,取了嚼子,这路傍边撒了,著喫草者。
《原老》
这马都卸下行李,松了肚带,取了嚼子,这路傍边放了,着喫草着,
《老谚》
把这马上行李卸下,松了肚带,去了嚼子,就在这路傍放他喫些草。
《老新》

《老新》的句子结构比较紧了,用上“把”字,放在这里是兼语式的第一动词,“着”字不用了“著”字被替换成“惹”“容”字等动词,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著”使役动词蕴含着“引起”、“容让”等语义成份。(近代有“放”、“容”等动词在兼语式里以“容许”义出现),这种语义成份就是让“著”字使役句转换成被动句的动力。

“容”字(容许的意思)代替了“著”字,这例也显示“著”字的退缩。

“着”字被动句唐宋以来有着“着”字后面出现N，V后面出现补语、宾语、处置式的配合用法等等的发展情况。现代汉语中并没有像“被”字句那样的沿用下来表示被动。但是在方言中保留下来，从中我们看到“古代的面貌”。

5. “教”(“交”“叫”)字被动句¹⁵⁾

“教”字被动句唐代已经出现(如“莫教人笑汝”，冯春田(2000)例)，后来进一步发展。

“交”字句在宋代出现，但是比较“教”字句，一直处于劣势，明清已经很少见。因此，《老》、《朴》里面用“交”的一例都没有。

“叫”字被动句用法明清时才出现，《老》《朴》里面没有“叫”的典型的表被动用法。很多例句里“叫”字还没有完全脱离“动词”性，很难认定是使役还是被动“介词”。

有关对使役义“教”(“交”“叫”)演变成“被动义”的过程，很多学者都研究过，他们把使役句转化为被动句的条件归纳为以下三点：(蒋绍愚，2002，170)。

- 1、汉语动词表主动和表被动在形式上没有区别。
- 2、“教”字句谓语动词是及物的。
- 3、“教”字前面的不是施事主语，而是受事主语。

《老》《朴》里的教字句大部分都是使役句，也有模棱两可的，可以看成“被”字句的例子有三、四例。

使役句演变到被动句的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受事主语。受事出现在句首是以下的句法环境促成。这一变化(李宪宗，石毓智(2006))兼语式的主语不出现，V的宾语承前省略，兼语式的V的受事已见于前文(而且很难再在V后补出来)在这种句法环境中，“叫”前的主语不出现，它的动作意义就可能被

15) 《单字解》“教”：平声，使之为也，通作“交”。

减弱：V的受事出现在前文，要补只能在句首的话题位置补出。

在原文当中在这个过渡阶段的如下例：

- (1) 这房子教谁看守着呢? (《老新》)
- (2) 休教别人将去了。(《原老》)
不要教别人拿去了。(《老新》)
- (3) 等官府睡了还教个伙伴伺候着。(《老谚》)
- (4) 教我气死说不出话来。(《华》)

“教”字句中当可以看成被动句的如下。

- (5) 教些帮闲的泼男女，狐朋狗友每日穿茶房入酒肆，妓女人家胡使钱。
(《原老》)
- (6) 教那弹弦子的谎厮每捉弄者，假意叫几个“舍人郎中”，早开手使钱也。
(《原老》)
- (7) 休教雨雪湿了。(《原老》)
不要教雨雪淋湿了。(《老新》)

(5)例的谓语“穿茶房入酒肆”的及物度不太高，好像接近“容许”义的。但是这个情况对主语来说是很不利的。(6)例的“被动义”更明显。这两例的“教”字宾语(施事成分，也都是复杂的偏正结构)。有固定形式(“穿茶房入酒肆”)，有多样成分的状态(时间，每日；处所，妓女人家；情状，假意、胡)也有宾语钱，“舍人郎中”)，有动态助词(着)。可见“教”字句已拥有丰富的内容和形式。例(7)“教”的宾语(施事)不是有生命的，而是抽象化自然现象，“教”字更虚化。

“叫”字在元末明初时期作兼语式的比例大大提高。(下面根据《水浒传》的早期兼语式的形式整理)

- A.S+叫+N+(来)
- B.S+叫(将)+N+(来)+VP

C.S+叫+N+VP

“叫”动词从表示一般意义的普通动词(只表示用语言通知某人做某事)到使役义,再到表示被动意义,我们归纳为三个阶段。《老》、《朴》出现的“叫”的用例都属于B式, B式里面还有“将”字的有无这种情况。

我们认为“将”字不出现的“叫”字句虚化程度高,看(11)(12)例,前例有后例没有。

(8) 便叫将当孩的外郎来写勘合。(《朴谚》)

(9) 着张三去叫教坊司十数个乐工和做院本诸段杂技。(《朴谚》)

(10) 叫将唱的跟前来,着他唱。(《朴谚》)

叫他着几个乐来伺候,并着他叫些歌唱的。(《朴新》)

(11) 叫将那斜眼的工匠王五来。(《朴谚》)

叫那斜眼的工匠王五来。(《朴新》)

(12) 叫将翠儿,春喜来,拔野菜去。(《朴谚》)

水芹菜也好吃了,叫丫头去拔些来。

下面例(13)在脱离语境,独立的条件下可以看成被动句的。

(13) 是他土子的庄田,叫他管着,到了秋收。(《朴新》)

《朴》《老》以外,《训世评话》(明初)、1473年李边编的《华容启蒙》(清末)两个本子使用“教”“叫”的情况也差不多。在《华》里面“叫”字用的次数多一点。没有被动用法。跟同时期的《语言自迩集》的“叫”字用法比较差距太大。我们对《语言自迩集》进行穷尽式考察,所得到的,结果如下:

“教”的动词动法9例。使役用法1例,被动用法1例”叫”的使役用法166例(包括“用语言通知某人做某事”义与“使令某人做某事”义)被动用法40例。“教”、“叫”的交替倾向很明显,“教”“叫”被动句在《语言自迩集》全部的被动句49例当中占41例,占80%以上的比例。

清末“叫”字被动标记很活跃，应该可以说口语里掩盖了其他被动标记。

6. “与(给、馈)”字句

《老乞大》四种本里面，“与”的用法最广泛，使用次数也最多。介词“与”字在近代汉语里的用法可归纳为7种(冯春田(2000, 289~299)，其中有被动用法。这种用法上古已有个别用例，在唐五代偶尔出现，宋元文献中不见，到了近代汉语后期较多出现。《朴通事》、《老乞大》里面不能看到明确的例子¹⁶⁾。

有的“与”字在《老新》里面换成“给”或“馈”字，有的仍用没换。这符合“给”字句在中国同时代的发展。大体来说，当时“与”字用得最多。“给”“馈”很可能是借字。元代当时北方日常口语当中表示给予的“kwi”，用“给”字来表示其音，是很有可能。(志村良治1995, 343)《老新》里面出现“与”、“馈”、“给”混用现象。“给予”义动词呈现如下的变迁过程：

与《原老》→与、馈、《老谚》→与馈、给(少)《老新》→给、与(少)《重老》

“馈”以外，在别的文献里，己(《盛世姻缘转》)、归(《新编五代史评话》等表“给予”义的动词，他们的出现时间很短暂。它们没有“与”“给”那样发展下去。

给予义动词“与”的被动标记用法唐代已经出现¹⁷⁾，给予动词“给”到了《红楼梦》开始有类似被动的用法，《儿女英雄传》有两三例¹⁸⁾。

16) 冯春田(2000)说：从文献用例的调查来看，基本上出自体现南方方言的文献里。“依你说起来，我的孩儿应该与这杀材骗的?”(《醒世恒言》)“不要烦恼烦恼，与别人看破了，生出议论来”。(《二刻拍案惊奇》)以上两种小说的作家是冯梦龙和凌蒙初，他们分别是江苏苏州人，浙江乌程人。

17) 我们在《王梵志诗校辑》发现有一例，“鬼识人与料，客辨羊肉厄”也说“鬼识人难料”。

18) 龚干炎主编《儿女英雄传虚词例汇》“给”字条：“也是给气运使唤着”(3回)“给人

但是《老》、《朴》里面没有被动例。它们还是在逐渐虚化的过程当中。

元代《朴》、《老》刊行当时“与”字被动句，成就了一定程度的发展，VP后出现补语，隶属性宾语和并列性宾语。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发展，近代中期悄然消失了。其原因我们可以推测。近代有一些被动形式活跃，“被”字句还是占有最优越的位置，没有很大的冲击力的话新生的句式很难生存下去。“与”字它本身语义负荷比较大，不能轻装上阵。而且从清代开始，同样表“给予”义的“给”字使用频率逐渐高起来，在《醒世姻缘传》《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给(V)+N+VP”形式的出现频率可观。最终“给予”义被动义的“与”被“给”取代了。(郑宏2009)

蒋绍愚(2002)指出了发展变化的过程：由表“给予义”的“给”字句发展为表使役的“给”字句，再发展为表被动的“给”字句。现在叙述如下：

原式：甲给乙N

A式：甲+给+乙+N+V

B式：甲+V₁+N+给+乙+V₂(甲转让N给乙叫乙V)

C式：N+给+乙+V

原式是给予动词经常出现的双宾语句式，这种句式后面经常再加一个动词构成连动式。

A式，乙是V的施事，N是V的受事。由于种种原因N前移到“给”之前，成为B式；B式更接近C式。B式的后面一部分“N+给+乙+V”和C式相比，几个成分的语序一样，两式的N、乙、V的语义关系大概一致(乙是V的施事)。C式的N是V的受事；当V₂是及物动词的时候，B式中的N也是V₂的受事。不同点是C式的V一定要是及物动词，B式不一定。因此，当V是及物动

搁下”(4回)，“随缘媳妇给他送了来”(40回)等例。18C中后期刊行的琉球官话课本《百姓官话》(1750)《学官话》(1797)里面“给”字被动句各有4例(“给”字总数36例，其中“致使”义6例)、5例(“给”字总数33例，其中“致使”义8例)。(李炜(2007))比《儿》例又早又多，该论文的作者认为“给”字被动句是受南方方言的影响。

词时, B式可以转化为C式, 反之, 则不可能。

B式是使役句, “给”前面就必须出现或隐含使役的施事“甲”, 而句式C既然是被动句, “给”前面就只能出现动词的受事N。

但是从B式转化过来的C式与现代汉语中的“给”字被动句有差别。句中的施事, 因为使役句的兼语“乙”通常只能是表人或动物的名词, 所以乙也只能是人或动物, 而当时被动形式的主流被字句的施事不受限制、施事可以是无生命的事物, 这最后一点差别通过类推而消除的。蒋先生在这文章中, 通过“在句式演变基础上的重新分析, “给”的虚化、类推、功能扩展”等的理论来说明“给”字被动句的形成过程。

石毓智(2004)强调“给”的“给予”义用法本身就具有向被动句发展的合适语义基础和句法环境。“给”字的“给予”义决定了它经常出现于双宾结构, 它所在的双宾结构经常跟其他动词构成连动结构。在双宾结构及其变式¹⁹⁾后面再加一个动词, 形成S+给+N_i+N₂+VP句式。双宾结构里的受事可以移位到谓语动词前, 给予者S也有时可以省略。这样下来可以形成下面的句式。

- (1) N₂(受事)+给+N₁+VP
- (2) 把+N₂+给+N_i+VP
- (3) N₂+给+V
- (4) (S)+V+N₂+给+N₁+VP

把这四种句式跟“S+给+N₁+VP”句式比较就知道, 在这里“给”还是实义动词, 但是使用久了, 依赖语境的程度就会降低它可以独立使用的特点, 特别是作为谓语表示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特点, 整个句子可以理解为一个被动句。

以上说明“给”字句从使役句演变成被动句的过程。

我们注意到, 木村英树(2005)不同意这种说法。他提出: “给”字是从

19) 石毓智(2002)20页-21页; (1) S+给+N₁+N₂ (2) S+给+N₂ (3) S+把+N₂+给+N₁ (4) N₂+给+N₁ (5) N₁+给 (6) (S)+给

“给予动词”到“给予目标标识”，从“给予目标标识”到“收益者标识”，从“受益者标识”到“状况引发者标识”，经过这样的过程虚化为被动标记。在给予目标标识的阶段(出现“小红给小王看照片”这样的句型)。这表示某人X通过给某人Y提供或展示某种具体的事物，促使Y执行以该事物为对象的动作。这跟“小王叫小王看照片”这样的地道的使役句相似，但是这是近乎兼语句的疑似使动句而已。真正的被动句是从“妈给他开门”这样引介、利益的接受者的“给”字句演源的，这个受益者是指施动者通过行为动作施加影响的对象，是动作指向的人即行为动作的引发者。受益者也是具有动作引发者的这一面，正是“给”获得被动介词功能的契机。

木村也指出：许多方言中给予义和被动义之间存在着语义网络，北京话不是“使动义”为中介，给予义和被动义形成一个语义网络，而以受益义为中介的。

正如木村指出的那样，北京话没有“给”使役句，而只有“给”的容许致使用法。但是通过我们考察发现，确实比引进接受者的“给”字句，还是“致使”义的给字句接近被动句。

刘永耕(2005)指出：给予动词“给”具有五个义素，A：给予者；B：发出；C：给予物；D：使获得；E：接受者；动词“给”的两个义位——“给予”和“致使”，“容许”之间的引申过程中，[给予物]发生重大变化，由具体物品变为(接受者)所发出的行为动作，因而无法作为有形物品来认知时，就会引发其他义素的改变：动作行为不能像物品传递，[发出]将会失落；动作行为也不能像物品来获得，只能来进行，所以[使获得]就改变成为[使进行]，表致使的“给”状这样产生。如果“给予义”给的义素C变异成[接受者]的行为动作，并且其受事又恰好是给的施事时，首先自然也是[发出]的失落。接着，必然是[使获得]的失落；因为这个行为动作不论对A式还是有利都不会是由给予者主动授予或使进行的动作。两个核心义素[使获得][发出]的失落，使“给”失去了动词性，句子重心自然转移到后面的动词上，全句的格局也就变成了被动式，给的功能也转化为对施事的介引。

下面是《老》、《朴》里“与”“给”字句虚化的例子：

- (1) 你们若有米, 桌些与我们做饭吃。(《老新》)
- (2) 桌与俺一顿饭的米, 马草料如何。(《原老》)
桌些米给我, 煮一顿吃, 并卖些草料给我喂马如何。(《老新》)²⁰⁾
- (3) 多多的与你人事。(《朴谚》)
多多的带些人事与你还礼罢。(《朴新》)
- (4) 我就把杂来的米里头, 给你三升, 煮些粥胡乱充饥罢。

以上的例都符合蒋绍愚(2002)的A、B式-甲+V₁+N₁+给+乙+V₂。例(4)是符合石毓智(2004)的“把+N₂+给+V₁+VP”。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许多“V与”式到“VN给NV”的演变情况。

- (5) 他们做下的现成的饭, 教我们嗅了, 又教给你喫带来。(《重老》)
- (6) 将去馈李大做定钱, 做……(《朴谚》)
拿去叫李大做两顶帽子。(《朴新》)

例(5)“教”、“给”并用可能意味着“使役义”的加重, 例(6)把“馈”字句换成“叫”字句(清代), 从这个例可以看出, “给予义”与“使役义”的连贯。

7. 其他

《老》、《朴》里面除了已经完全语法化或正在语法化进程中的几种句式以外, 还有保留遭受类动词性质的几个“动词”。

20) “V与NN”句(《原》)到《新》里面大都变成“VN给NV”。

- 你做馈我一副护膝(《朴谚》)
你替我做一副护膝给我(《朴新》)
你做馈我荷包
你做一对荷包送我如何。(《谚》)
你打馈我两张弓如何。(《新》)
你代我做两张弓如何。(《新》)
你写与我房契。(《朴谚》)
烦你代我写一张房契。(《朴新》)

- (1) 着了几遍雨时，都走了样子。(《朴谚》)
- (2) 吃了一跌，把鼻子跌破了。(《朴谚》)
- (3) 经多少风寒暑热，受多少日炙风吹，过多少恶山险水，见多少怪物妖精，撞多少猛虎毒蛊，蛊受尽千辛万苦。(《朴新》)

例(3)的受、见、撞等动词都是“受动”性的，这个句子在《朴》的唐僧故事中颇有描写性的。后面V的宾语都是固定形式，从这样的句式看出“遭受”义动词的韵律、语义等方面的搭配限制。

除了上面的句式以外，原文里还有“为”“由”字句。

- (4) 又为疾病耽搁。(《原老》)
- (5) 又为有些病耽搁了不曾去。(《老新》)
- (6) 那钱物则由那帮闲的人支使。(《原老》)
- (7) 三条绳子由你曳。(《朴谚》)

III. 结 论

从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老》、《朴》中的被动形式有“教”、“着”、“被”、“吃”字句等，且各被动句使用不平衡。与同时代成书的《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著作比较，《老》、《朴》里的被动句式与它们有区别。我们认为其原因是：《老》《朴》本身是元代著作的缘故，后人根据元代的文本修订，所以不免有的地方沿袭以前的说法，不能完全客观地反映当时的语言；另外还有个原因是它反映的是中国东北一带的语言。我们通过调查比较韩国高丽时代—朝鲜时代的汉语教科书里面的几种被动形式，总结出明清时(北方)汉语口语的被动式发展状况：“被”字句是最普遍、最丰富的形式；“着”字句已被其它的被动式代替，呈现逐渐退隐的现象；“吃”字句没有其他文献丰富；“教”字句呈现更虚化、分化的趋势；“叫”字句在清代文献中刚从动词演化出来用于使役句，还没演变成被动句。

<参考文献>

- 崔宰荣. 唐宋时期被动句的语义色彩. 语言论丛(第二十六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冯春田.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 江蓝生. 近代汉语探源.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蒋绍愚. “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来源—兼谈语法化、类推和功能扩展. 北京: 语言学论丛(第26辑), 2002.
- 蒋绍愚. 近代汉语概要.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李崇兴、石毓智. 被动标记“叫”语法化的语义基础和句法环境. 古汉语研究, 2006(3).
- 李炜、濑户口律子. 琉球官话课本中表使役、被动义的“给”. 中国语文: 2007(2).
- 刘坚、江蓝生. 元语言词典.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 刘永耕. 动词“给”语法化过程的义素传承及相关问题. 中国语文, 2005(2).
- 卢惠惠. 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研究.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7.
- 马贝加. 近代汉语介词.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木村英树. 北京话“给”字句扩展为被动句的语义动因. 汉语学习, 2005(3).
- 石毓智. 兼表别动和处置的“给”的语法化. 世界汉语教学, 2004(3).
- 太田辰夫. 中国语历史文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唐钰明. 论上古汉语被动式的起源. 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唐钰明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5.
- 唐钰明. 论先秦汉语被动式的发展.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唐钰明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5.
- 唐钰明. 汉语元朝被动式略论.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唐钰明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5.
- 唐钰明. 唐至清的“被”字句. 中国语文, 1988.6.

- 田春来. 近代汉语“著”字被动句, 语言科学, 2009(42).
- 王维辉. 关于《训世评话》文本的若干问题, 语言研究, 2003(4).
- 汪维辉. 《老乞大》诸版本所反映的基本词历时更替. 中国语文, 2005(6)
- 王一平. 从遭受类动词所带宾语的情况看遭受类动词的特点. 语文研究, 1994(4)
- [[英]威安玛(T.F.Wade)著, 张卫东译, 语言自述集 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2.
- 吴福祥, 敦煌变文语法研究, 长沙: 岳麓书社, 1996.
- 香坂顺一、植田均译、李思明校. 水浒词汇研究—虚词部分, 台湾: 文津出版社, 1992.
- 解惠全. 谈实词的虚化. 吴福祥主编《汉语语法化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刑志群. 汉语动词语法化的机制. 北京: 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八辑), 2003.
- 许仰民. 《金瓶梅词话》语法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袁宾. 蒙字句. 语言科学. 2005(19).
- 张洪明. 双语“被”的语法化. 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郑宏. 近代汉语“着(著)字被动句及其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分布. 语文研究, 2006(2).
- 郑宏. 近代汉语“与”字被动句的考察. 语言研究, 2009(3).
- 志村良治. 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2005)

<국문초록>

본 논문은 14C 중국어 교과서로 편찬되고 18세기중엽까지 여러 차례 수정을 거쳤던 《老乞大》《朴通事》(以下简称《老》《朴》) 여러 판본과 19세기 후반 편찬된《華音啓蒙諺解》 등에 나타난 근대의 여러 가지 피

동표지의 비교연구를 통해 약 400여 년간의 변화를 살펴보았다. 본문에서는 중국어 피동표지의 원류를 “遭受類”, “使役類”, “給予類”로 나누었는데 이는 중국어 피동식이 발전해온 원류의 순서이기도 하다. 각각의 대표적인 표지로 “被”(戰國時期 부터 피동식에 쓰임), “吃(乞)”, “著(着)”; “教”(당대), “叫(칭 중엽)”, 讓(20C 이후); “與”(당송 이후), “給”(칭중엽 이후) 등이 있다. 《老》《朴》의 각 판본에 나타난 주요 피동표지는 “被”, “教”, “著(着)”, “喫(吃)” 등이며, “叫”의 경우 초기에는 동사 ‘叫喚’의 의미가 더 강했다가 점점 謙語式의 첫 동사, 즉 사역동사로 전환해 가는 모습을 보인다. “與”, “給” 등도 수여동사에서 사역동사로 虛化되어 가는 과정을 보여주고 있다. 중국문헌에 보면, “與”는 원대 까지의 예는 많지 않고, 명대에야 자리를 잡았다. “給”의 경우 동사로 쓰인경우도 17세기 이전에는 보편적이지 않았고 더구나 피동표지의 경우 19C 전반의 《兒女英雄傳》에 와서야 예가 보인다. “著(着)”의 경우 사역동사와 피동 표지의 용례가 모두 보이는데 《老乞大新釋》《朴通事新釋諺解》 등 18C 중반의 판본에서는 점차 다른 동사로 대체되는 모습을 보인다.

이상의 여러가지 상황을 고려하면, 이 두 문헌이 근대 북방 중국어 피동표지 문법화와 변화모습을 충실하게 보여주고 있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주제어 : 《老乞大》《朴通事》近代漢語, 使役動詞, 給予動詞, 被動標識, 文法化

